

全员主演，
是内卷还是通胀？

▶ 10版·文艺百家

《外婆的新世界》：
一个异类的可能性

▶ 11版·影视

循着展览，
为古文献寻找失散多年的亲眷

▶ 12版·艺术

原创文化节目对文学经典的转译路径

谷疏博

观点提要

借由技术赋能之下的跨媒介叙事手段，原创文化节目将文学经典从自身的疆域范围内超拔出来，开辟了文学经典得以大众化传播的新渠道，通过文学文本与自身经历和所处环境相结合的互文阐释，表征出丰盈的艺术内涵，引发情感共鸣的写境、造境，并形成了原创文化节目对文学经典转译的创新性景观。

近年来，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文化节目成为影视文艺发展的新景观。其中，《典籍里的中国》《经典咏流传》《朗读者》《文学馆之夜》《一本好书》等节目选择以文学经典为内容元素，借助视听化、影像化、沉浸化的传播形式，使正统意义上的文学阐释从书本这一单一的媒介中解脱出来，并葆有文学经典的精神内核，而横亘在文学经典与大众接受之间的文化鸿沟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合。

公共阐释： 视界融合下的互文性阅读

文学经典因经历了时间的涤荡与选择，突破了认识与判断的局限，而具有恒常的精神文化价值。作为从属于精英文化圈层的文学经典，它对于人们的阅读与理解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崛起，接受与认识信息的方式也随之转变，更使人们养成了拈轻怕重、摒弃思考与判断的识读习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原创文化节目则选择顺势而为，利用大众传媒挑起了精英文化的重担，从文字到图像，从阅读到视听化的直观接受，节目以普遍的历史前提创造了文学阐释的公共化、规范化场域，降低了人们对于文学经典的解码难度。

《朗读者》节目中对于设定主题的诠释正体现了这一点，如第二季第一期对于“初心”主题的诠释，节目选择了《礼记·大学》《白色大鸟的故乡》《真实的高贵》《八十抒怀》《秦腔》等文学经典作品，并从朗读者个人经历以及所朗读文本的主旨出发，展现出了“初心”所呈现的多种样态与多重内涵，这其中包含姚明之所以在退役之后仍然选择了艰辛的体育界，在于初心于他是坚定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与他所朗读的“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得以融通；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讲述他在极其严格的科学训练中，找到了人生的乐趣和报效祖国的方向，他孜孜以求、不忘初心、对科学的执着探索与《礼记·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精神形成了互文性的观照，在古今对话中形成了阐释的呼应；而徐卓接住姑姑、父亲、爷爷奶奶的接力棒守护国家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丹顶鹤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初心是几代人用生命接力的前仆后继和无怨无悔，而文学作品《白色大鸟的故乡》中所表达的人类对其他生灵的关照和关怀，也因此有了更为生动的观照。《朗读者》为我们呈现了多种“初心”的呈现面貌与不同内涵，并未以确定的阐释或答案来教导我们“初心应该是什么样子”，而是选择直接将对于初心的践行置于我们面前，给予充分的联想与思考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引发我们对于自我的观照。节目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文学阐释是对的”，而是给“为什么这样的阐释可以得到广泛认同”这一问题提供了解答语境。

情感共鸣： 情动场景的气氛营造

原创文化节目助力观众自身历史性与文本历史性的充分交互，在对共同社会历史环境的共叙与共享中把文学经典、作者、阐释者和大众连接起来，让“你、我、他”一道品味其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精神共通感”，为文学阐释所依赖的“生活世界”提供了一个具体化、具象化的表达路径。

文学经典与原创节目之间联通的路径在于情感的贯通。文学经典通过语言文字为读者创造出作为审美对象的内在视像，这个过程不仅以文字构形，更将心中的视像传写出来，而原创文化节目正在于将传写的视像予以场景化呈现，以情感联结为纽带，在沉浸式场景的营造中，于见人见物见生活中展示个人情感、社会情感与群体性在场，触发现代语境下人们的情动之源。

节目通过显性与隐性场景的营造，以时间唤醒空间、由情景触发互动，使观



▲《典籍里的中国》利用环幕投屏、实时跟踪技术、AR技术等，模糊了媒介空间和物理空间(现实空间)之间的界限，通过戏剧+影视+访谈交流的表现方式，使古籍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得以交互。

众沉浸于气氛所带来的空间性情感力量。如《经典咏流传》将古诗词中的意境意蕴移入了视听景观的营造中。《一本好书》以场景化演绎文学经典，通过模拟、还原文学经典中的故事场景，让观众如同置身于剧场之中，话剧式的转场、考究的置景与服装道具、原汁原味的对白、强情节片段的呈现，让观众跟随着演员的表演与情节的推进在不同的场景演绎中转换，完成了情感的迂回与沉浸。《典籍里的中国》通过拟境与造境的方式，使观众身处其中的空间被情感性地加以经验。节目通过象征符号的建构，打造了联通古今场景的甬道作为仪式化传播的场域，作为当代读书人的撒贝宁通过“跳角”穿梭于古今场景，从而制造出思接千载、古今对话、时空穿越的效果，将视觉与情感冲击在节目中得到直观地呈现。

而《文学馆之夜》第一期以《创造我的故乡》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隐性的情动场景。节目从鲁迅《故乡》和沈从文《边城》两部文学经典中的故乡切入，嘉宾李敬泽、贾樟柯、双雪涛、李蔚超围坐畅谈他们的故乡记忆，结合自身的离乡经历、对于乡愁的认知以及他们创作的文学、影视作品中创造的精神原乡，分享对于故乡的认知，李敬泽说：“飞出去了，走出去了，到最后你发现你有个心病，这个心病叫故乡。”双雪涛谈道：“故乡本来就是一个地理，但是故乡的人是很重要的。”贾樟柯说：“你没有离开，就产生不了故乡这个概念。”在四人的分享与讲述

体验交互： 跨媒介叙事下的意义再造

最后，在技术赋能下，节目借由跨媒介的叙事手段将场景的营造与阐释的互文得以勾连，在通感与移觉的审美空间营构中，在超越单一符号系统的各种符



▼《经典咏流传》借用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重新诠释经典诗词，“和诗以歌”体现了古诗词“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诗者，吟咏性情也”的音韵之美，以及诗词古文与现代语法、流行音乐演唱的融通。

号的多重交织中，让文学经典在意义的再造中焕发生机。

原创文化节目将文学与音乐、戏剧、舞蹈、绘画等艺术形态予以融合，将文学经典作品的书面阅读、品味与访谈谈话、演绎、纪录等手段结合，打造交互体验式的多媒介艺术场——助推文学走出其媒介本位，由时间艺术向空间艺术、时空艺术进行跨媒介转译。《诗画中国》借助XR、CG、裸眼3D、全息影像等先进科技手段的运用，呈现诗歌与绘画的跨媒介联动——诗启发了画中意蕴，画给予诗以具体形象。如在韩滉《五牛图》卷的展示中，节目以苏轼“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与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的经典诗句诠释《五牛图》中午之精神意蕴，即从牛的意象中挖掘画作中诗词所具有的情感思想之蕴藉，寻求诗画之间的链接，将被贬谪海南的苏轼以春牛诗句表达对于生活的新希望，与画中寄托中华儿女以奋斗获取幸福的牛的精神动力予以联动，补充、延展画中之诗意。《经典咏流传》借用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重新诠释经典诗词，“和诗以歌”体现了古诗词“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征，“诗者，吟咏性情也”的音韵之美，以及诗词古文与现代语法的流行音乐演唱的融通。在音乐与诗词的跨媒介交互中，将观众置于专业朗诵——文学赏析——演唱经典——鉴赏互动的环节中，系统地领略诗词的内涵，

完成古今文化的推移。又如《典籍里的中国》利用环幕投屏、实时跟踪技术、AR技术等，模糊了媒介空间和物理空间(现实空间)之间的界限，通过戏剧+影视+访谈交流的表现方式，使古籍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得以交互。在《天工开物》一期中，我们跟随着当代读书人撒贝宁的脚步回到古代，在稻田、明朝街坊和书坊、码头、军器局和蚕房等沉浸式的舞台场景中，见证宋应星创作《天工开物》的过程。在戏剧尾声处，宋应星又带领我们穿越回当下和袁隆平见面，在古今稻田场景的交叠处，跨越千年的两位科学家，因共有同样的“禾下乘凉梦”而激动握手，在弦歌不断的传承中实现对经典的创造性重构，跨越千年的《天工开物》也被赋予了时代的鲜活意义。

这些节目通过跨媒介叙事将文学经典从自身的疆域范围内超拔出来，以不同媒介演绎重构、延伸拓展，催生出生仅墨守媒介本位的文本所无法达到的神奇的艺术效果，表征出单一媒介所无法表征的丰盈的艺术内涵。由此，原创文化节目开辟了文学经典得以大众化传播的新渠道，通过文学文本与自身经历和所处环境相结合的互文阐释，引发情感共鸣的写境、造境，并借由技术赋能之下的跨媒介叙事手段，形成了原创文化节目对文学经典转译的创新性景观。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我们的文学生活

人人都能当作家，文学进入全民创作时代

霍艳

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主体正发生变化，“作家”从一个专业的名词，变得越来越大众化。随着网络作家数量不断攀升且年轻化，快速作家、打工诗人不断涌现，文学正进入一个全民创作的时代。在普通人笔下，“文学”也恢复了它本来的面貌和真正的价值。

当下我国的文学创作主体大致可分为：专业作家、网络作家、互联网“野生作家”和“素人作家”。

我国的专业作家制度历史悠久，20世纪50年代一批专业作家积极扎根生活，反映新中国的建设和存在问题，柳青就是其中代表，在深入生活中写出了《创业史》等经典之作。专业作家制度曾将作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学习。但伴随文化事业改革，专业作家制度一度因为经费紧缺、优秀作家流失、创作才华枯竭、消费主义冲击等原因被动摇。

近年来，专业作家制度逐渐得到恢复，并且探索出了“签约制”“选题制”等新的形式，其中特别重视对青年作家的培养，使其成为当下文坛的“中坚力量”。但专业作家的创作也容易造成封闭化的倾向，陷入发表——评论——评奖的单一循环里，和普通读者缺乏有效的互动，其中有一

些也缺乏“深入生活”的实践。

为了打破这种封闭，一些青年作家开始走入高校，从事创意写作的教学，将松散的教学变成更为高效的教学生活，促使他们不断吸收专业知识、反思观察、与学生互动、及时收获不同读者的反应，打开过去封闭的交往圈子。这一切也反作用于他们的创作，更具人文性、前瞻性和探索性。

新时代以来，我国网络文学发展迅速，网络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并呈年轻化趋势，全国有超过2000万人从事网络文学创作，仅2022年，网络文学网站新增注册用户260多万人，新增签约作者17万人，新增作者大多为“Z世代”。网络作家已成为我国新兴的文艺群体和不可忽视的文艺力量。但他们面临着更新迭代快、工作强度大、生活、心理压力、缺乏社会保障、唯流量、同质化跟风严重、创作精品率不高等问题。如何完善网络作家的社会保障机制，保护他们的创作权益，加强培训、职称评定等人才建设，并在主题、技巧上加以引导、提升，使其创作出更具人民性、创新性的精品力作，仍需持续探索。

还有一批通过新媒体平台涌现出来的作家，被称为“野生作家”。他们借助新媒体这个更细分的渠道，实践着文学性，再向传统文学期刊蔓延。这条脉络最早可追溯到21世纪初，一批从新闻媒体或其他领域转型的“70后”作家，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身份标签，阿乙是小镇警察，廖一梅是编剧、冯唐是妇科肿瘤博士，这些身份标签使他们在大众媒体上不断获得曝光率，无形中消解了写作的职业门槛，唤起更多潜在写作者的关注。他们看似是“业余”创作，但其实都是资深文学爱好者，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在纯文学和大众文化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除了这些浮出地表、被人看见的作家，我国还有大量的业余文学爱好者，他们从事着和文学毫不相关的工作，甚至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但依然坚持用文学这种古老形式书写时代的发展和身边的故事，展现民间社会的众生相，被称为“素人作家”。杨本芬、范雨素、陈年喜、胡安焉、王计兵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创作不分年龄，杨本芬在80岁才推出女性三部曲，将生活原浆酿成了醇酒。他们的优势在于能用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真实的生活细节，呈现出生命的粗砺质感和人与社会复杂的关联，尽管在语言、结构、技巧上有所欠缺，但并不妨碍他们借文学表达真实情感和对社会的独特观察。

他们都是普通的劳动者，创作里展现了当下中国人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的诸种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成长成长文艺青年相比，他们各自有不同的成长轨迹，身上体现了真诚坦然的创作态度和对文学对生活独特的理解，纠偏了当下文学创作由于生存背景和汲取资源相似而越来越同质化的倾向，呈现了勃勃生机。同时从他们的作品也能看出文学对于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影响。

这些文学爱好者数量庞大，虽无法直接登上文学期刊，但新媒体给了他们表达的平台，展现他们生活里的沉淀，也为文学重新“赋形”。2023年快手推出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收录200余首诗歌，创作者有农民、建筑工人、外卖骑手、家庭主妇、留守老人、作诗的场景也很随意：火锅店、小卖部、玉米地、送外卖的途中、婴儿身边。短视频的形式更让他们工作、生活场景得以生动再现，诗歌从可听可读变成可看可感，显示出生活处处充满着诗意，鼓励人们不断去发现。

类似的作品还有《劳动者的星辰》《在工作中，看到中国》，都是劳动者的自我书写。他们的写作并不功利，随手写在碎纸、备忘录、朋友圈，不指望能发表，写出来就很幸福。这种“素人写作”还原了文学本来面貌，文学不是专属于精英阶层的奢侈品，也不是消费社会里的商品，而是充满无限的精神潜能，可以打破身份、环境的束缚，在文学面前，众生是平等的。文学是波澜壮阔时代的一份见证，每个普通人的“文学作业”都承载了这个时代丰富的细节和饱满的情绪。文学更是心灵的起点，是一种真挚情感的抒发和繁重压力下的释放。人们借文学进行对话，寻求“他们懂我”的共鸣，从自我联结到世界，就像外卖诗人王计兵表达的“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这种由普通人书写、源自生活土壤、真挚朴素的文学还有着可复制性，能吸引更多人对生活进行挖掘，展现各种有趣的灵魂和复杂的人生经验。他们的作品浓缩了普通人的生活智慧和巨大的生命能量，见证生活的酸甜苦辣和时代的众生百态，真挚而动人，给当下文坛带来一股鲜活气息，把虚无缥缈的文学重新拉回到大地。阅读他们的故事也可以反思自己，重新认识业已定型的世界。

面对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提笔创作，专业文学工作者要做的是帮助他们开拓思路、提升创作技巧。“皮村文学小组”是一个由劳动者组成的文学群体，不定期约时间聚在一起讨论文学，不成员出版刊物，一批高校教师、作家为他们进行授课、点评，在这个过程中专业文学工作者不再扮演高高在上的导师角色，而是俯下身来向普通劳动者学习，教学的同时也是对我观念的一次改造。

新媒体的发展使得普通人的作家梦变成了现实。我们不光要鼓励他们用文学表达自我、书写时代，也要提供友善的发表环境、健全评价机制、普及文学教育，提升他们作品的文学质量和思想深度，让专业与业余的文学创作互相取长补短。同时我们也不该忽略一些特殊的群体，如视听障碍人士，他们同样有着对文学的渴望，应该积极利用新媒介、人工智能等方式，满足他们的文学表达欲望，共同迈向一个全民创作的文学时代，用文学彰显伟大的中国精神。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